

## 莫友芝《邵亭诗钞》稿本考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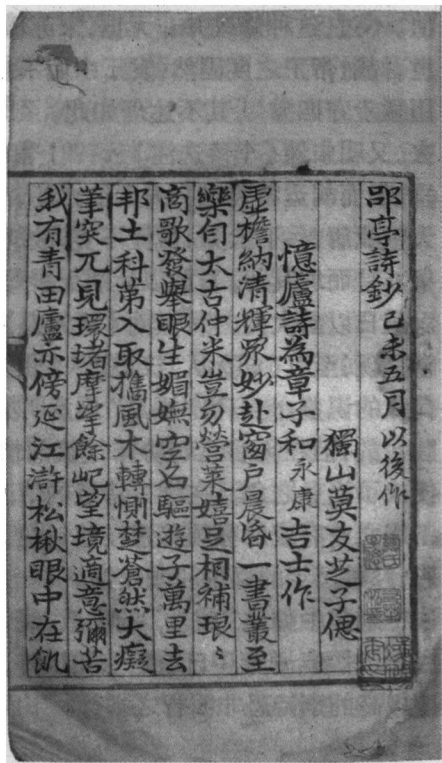
梁 光 华

晚清著名诗人、学者、书法家莫友芝（字子偲，1811-1871）《邵亭诗钞》稿本（见图一），系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珍贵古籍，2009年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（编号06178）。稿本一册六十九页，纸质微黄略残（前九页有蛀孔，后页也少有蛀孔），纵二十五厘米，横十六厘米。扉页有晚清著名学者诗人徐子苓（懿甫）、张裕钊（廉卿）二人的题跋，稿本内钐有朱文方印“莫氏子偲”、“友芝私印”、“凌惕安”、“廉卿”，白文方印“敦艮吉”。现就相关问题略为考述，以便学者进一步利用。

莫友芝生前，曾于清咸丰二年（1852）刊刻其诗集《邵亭诗钞》六卷，收入诗作410首（上起道光二十四年，下迄咸丰元年）。此后之诗，即咸丰二年（1852）至同治十年（1871）共计十九年之大量诗作，莫氏在世之时一直没有编刻成集。莫友芝辞世后，其子莫绳

孙将莫友芝咸丰二年后诗作编辑为《邵亭遗诗》八卷，收诗546首，于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在江宁初刻面世。而其亲笔所书之诗稿，后人则很难见到。

《邵亭诗钞》稿本下注“己未五月以后作”，共收莫友芝咸丰九年（按即“己未年”）五月后各类诗作230首，开篇诗为《忆庐诗，为章子和永康吉士作》，末篇诗为《腊月望，就金眉生雨饮，和其前作》。经与《邵亭遗诗》比勘，发现系《邵亭遗诗》第五卷至第七卷的底本。从所收篇数来看，《邵亭诗钞》稿本比《邵亭遗诗》多出了十八首诗，计：《题画四首》、《梦中阅〈花桥记〉新院本，



图一

题数绝句,醒犹忆其一》、《送郭筠仙嵩焘供奉急还湘阴》(二首)、《送景鉴泉其潜中兄提学河南》、《梁园店步月》、《彰德晤景剑泉学使试毕留饮》、《我登》、《五日夜风雨》、《自反一首示舍弟》、《长林铺逢故人留宿》、《胡咏之官保挽诗(之五)》、《戏柬眉生》、《赠金眉生安清都转》、《和答金眉生》。这十八首诗,当然对于《邵亭遗诗》具有重要的补遗价值,但让人更感兴趣的是,它是如何遗失的?不妨看一下莫绳孙的《邵亭遗诗·序》:

右先君子遗诗八卷,五百四十六首。其第一卷,咸丰壬子迄甲寅秋三年中所作,谨拾散片手稿钞集者,以桐梓土贼之乱,遗失殊多。第二暨第八卷,亦因散稿集录,间有缺佚。第三卷至第七卷,咸丰丙辰迄同治壬戌七年之作,则据成帙手稿缮刻,较为完备。先君存稿不欲繁。壬子而上八年之诗,既经郑子尹先生珍删次为六卷刊行,犹有意更为裁汰。绳孙今请江宁汪梅岑士铎、遵义黎莼斋庶昌两先生点定其遗诗,咸谓集非自定,宜一切仍之,仅各以意去一二也。

原来是汪士铎、黎庶昌“各以意去一二”,才导致这十八首诗被摒弃于《邵亭遗诗》之外。无独有偶,笔者曾于1986年8月,在独山百岁文化老人徐惠文先生处拜读并复印莫氏姻亲后裔、独山名儒万大章(字仿韩,1887-1979)先生所藏江宁初刻本《邵亭遗诗》(万大章先生曾参与撰写民国《贵州通志》;徐惠文先生曾作过《莫友芝年谱》)。这本《邵亭遗诗》之卷五、卷六、卷七书眉天头之上,正好就有万大章先生从莫友芝诗作原稿本过录而被汪、黎二先生“各以意”所去之诗,亦十八首诗,与国家珍贵古籍莫友芝《邵亭诗钞》稿本中多出《邵亭遗诗》的十八首莫诗分毫不差,足见万大章所依据的莫友芝原稿本,就是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这部稿本。据笔者查访,它原系独山县文化馆所珍藏的莫友芝“影山文物”中的一种,1963年由黔南州独山县文化馆寄存于贵州省博物馆。原独山县政协副主席、出身黄埔军校的百岁文化老人朱丽泉先生1990年1月31日所撰《影山草堂及影山文物》一文说:

“影山文物”是贵阳凌惕安先生于民国初年得自友芝之孙江苏扬州莫经农(伯衡)处。抗战胜利后1947年,独山旅筑乡人韦子久、邓琼圃等集资法币一千多万(约合光洋三千多元),经独山万大章先生出面奔走交涉,向凌惕安购回的,原物由独山莫季莹先生捐大保险柜装存于独山县文化馆。1963年贵州省博物馆派员来独山商定代独山保存这批文物于贵阳,所有权仍归独山,当时订有协议存档。<sup>①</sup>

凌惕安先生民国初年从莫友芝之孙莫经农(伯衡)处得到一批珍贵的“影山文物”。应该就包括这本《邵亭诗钞》稿本,因此其扉页上才会钤有“凌惕安”之朱文方印。独山文化名儒万大章出面奔走交涉,从凌惕安手中购回“影

<sup>①</sup>朱丽泉:《影山草堂及影山文物》,见裴汉刚主编:《莫友芝研究文集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1年,第242页。

山文物”，故而万氏得以亲睹莫友芝《邵亭诗钞》稿本，可以凭藉此稿本与江宁初刻本《邵亭遗诗》对勘。这才有了万氏在己藏江宁初刻本《邵亭遗诗》卷五、卷六、卷七书眉天头上所过录的十八首莫氏遗诗。此一过程的推理还原，无疑对莫氏书籍流传史的研究有所助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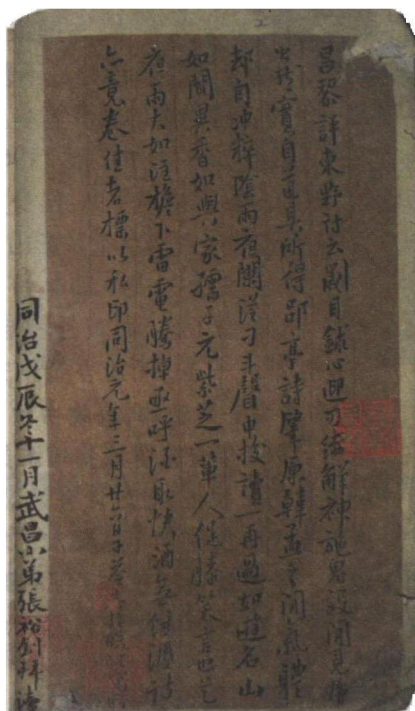
《邵亭诗钞》稿本中还有一些勾抹和眉批，值得重视。如《腊月望，就金眉生雨饮，和其前作》一诗，《邵亭诗钞》稿本比《邵亭遗诗》末尾多出“世事何不尔，去留从委任”二句，但又被莫友芝用墨笔勾删，此两句不见于各种莫诗版本，包括集成性的《莫友芝诗文集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再如《胡咏之官保挽诗（之五）》：

启事山公重，谈兵景武深。官保集《读史兵略》刊成，今夏曾为覆勘一过。秋初来书，期还鄂作中秋，更编定《抚鄂疏草》。中秋期就帙，爽约倍沾襟。宝善无穷意，箴心未了心。退之金石药，悔乏谏诤忱。

其上有眉批：“去末章尤壮阔。申甫。”“末首宜存，后四句当改。伯足。”据张剑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（中华书局，2008年）可知，“申甫”为李榕之字，伯足为“高心夔”之字，李榕和高心夔皆曾国藩幕府成员，又均为莫友芝好友，但在此诗存留问题上却存在一定分歧。李榕认为去掉此诗，可以使前四首悼诗显得更为气势“壮阔”，高心夔却认为应该保留此诗，不过末四句应改。今观此诗，首联用山涛（别称“山公”）善甄拔人物、李靖（谥“景武”）善用兵布阵之典故，赞美胡林翼的用人和用兵，次联追叙自己本答应为胡林翼编辑其《抚鄂疏草》，却因故失约，而死生永隔，倍感伤怀，这两联用得都颇为得体。三、四联通言后悔没有固请胡林翼保重身体、慎重用药，不仅语意冗沓，且用韩愈因服金石而亡之典亦颇不伦，因此高心夔才对后四句提出异议。大约莫友芝尚未及修改此诗即告辞世，因此高心夔协助莫绳孙编定《邵亭遗诗》时才不得不点去此诗。这些勾删和眉批，对于研究莫友芝及其友朋的诗文切磋，甚至诗学观念具有一定意义。

莫友芝《邵亭诗钞》稿本中徐子苓、张裕钊二人的题跋和钤印，亦有助于对莫友芝诗歌的理解和解决莫友芝研究中的一些疑难。稿本扉页所粘浮签上有徐子苓（懿甫）跋（见图二），云：

昌黎评东野诗云：“刳目鉢心，



图二

迎刃缕解,神施鬼没,间见层出”,然实自道其所得。即亭诗肇原韩、孟之间,气体却自冲粹。阴雨夜阑,从刁斗声中校读一再过,如游名山,如闻异香,如与家孺子、元紫芝一辈人促膝笑言也。是夜雨大如注,檐下雷电腾掉,亟呼酒取快,酒无餘沥,诗亦竟卷。佳者标以私印。同治元年三月廿六日。子苓志于皖江寓所。

徐氏跋语前钤白文方印“敦艮吉”,跋语后钤白文方印“静”。在扉页徐子苓跋语粘贴页之左侧,张裕钊(廉卿)书跋曰:“同治戊辰冬十一月武昌小弟张裕钊拜读。”跋语后钤朱文方印“廉卿”。

据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,莫友芝和徐子苓同为曾国藩幕僚,诗文唱和,过从甚密,所以徐子苓得观莫友芝《邵亭诗钞》稿本,并有此跋,“敦艮吉”当是徐氏书斋名。张裕钊系曾国藩著名的“四大弟子”之一,与莫友芝交往亦笃。张氏曾为莫友芝撰写《墓志铭》,又为《邵亭遗诗》签题诗集名。故张裕钊亦得观《邵亭诗钞》稿本并题跋,所钤朱文方印“廉卿”,系张氏字印。

历来评价莫诗,将之与韩愈、孟郊、陈师道相联系者较多,徐子苓跋语虽亦认为莫诗“肇原韩、孟之间”,但却将莫友芝与东汉高士徐稚和唐代贤人元德秀联系起来,赞美莫诗“气体却自冲粹”,可谓别具只眼。

莫友芝《邵亭诗钞》稿本中钤盖“静”字印的诗共有六十首。首次出现“静”字钤印的是在“《呈许滇生太宰师二首》”诗之天头上。此“静”字印主为谁人?独山万大章先生在其所藏江宁初刻本《邵亭诗钞》卷五“《呈许滇生太宰师二首》”天头“静”印之下,有按语曰:“大章按:原稿有张廉卿评云:‘佳者标以私印’。‘静’即张氏私印也。”傅定森先生《〈邵亭遗诗〉校补本刍议》一文据此赞同说:“‘廉卿’是武昌张裕钊表字,张莫交往甚笃。准此,则‘静’字钤记实质上是张裕钊对莫诗所作出的评价。这些内容对今人研究莫诗和晚清诗评,不无参考价值。”<sup>①</sup>然而,据《邵亭诗钞》稿本扉页徐子苓、张裕钊跋语,发现万大章先生按语结论有误,傅定森先生轻信万氏按语亦有误。其实张裕钊跋语仅一句:“同治戊辰冬十一月武昌小弟张裕钊拜读。”后钤“廉卿”朱文方印。而万氏按语所云:“佳者标以私印”之评语,则是徐子苓跋语。南京图书馆所藏莫友芝《邵亭诗文稿》(稿本)七册之五诗稿的扉页上,徐子苓亦有相似题语:“同治二年六月子苓挥汗读竟,佳者志以私印。”可见“佳者标(志)以私印”是徐子苓诗评的习惯特徵。准此,莫友芝《邵亭诗钞》稿本中六十首诗天头地脚所钤之“静”印,当为徐子苓之私印,徐子苓跋语后钤白文方印“静”字,更是明证。

作者工作单位:黔南民族师范学院

<sup>①</sup>傅定森:《〈邵亭遗诗〉校补本刍议》,《莫友芝研究文集》,第216页。